

谷海情味

徐哲美 著

内 容 提 要

水电局长秦世武离休后回祖宗地谷海村正是百年一遇的大旱灾和台风暴雨的大水灾前夕。他一家的财产和部分村民一样遭受灾害。灾民们面临流离失所、颠沛餐宿的生活终于悔恨和埋怨政府治水不力、“上帝有眼”。

~~他们知道政府是个集体，而集体必有具体的领头人。~~以村委会主任方汝正为代表，当面骂到这位任职多年水利局长的秦世武头上。他经受不起乡亲们的指责，憋着一肚子气卷起被头赶回原工作单位水电局要求继续工作。他以有限的夕阳余辉照亮了省、市、县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心灵原野。人们如风起云涌地托起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

性格特殊的主人公在工作中引发出妙趣横生、啼笑皆非的故事

.....

目 录

第一章 落成庆典.....	1
1、“巨龙”遨游.....	1
2、气愤上台.....	7
3、戏弄一班人.....	11
4、巧遇戏弄人.....	18
5、当官人论当官人.....	25
第二章 反思.....	30
6、气壮重返.....	30
7、初次上访.....	37
8、县长洗碗.....	45
9、二次上访.....	53
10、该出手时就出手.....	60
11、副县戴手铐.....	69
12、林荫深处.....	75
13、我是县长.....	87
14、难能可贵.....	93
15、后悔不及.....	98
16、落后怨先进.....	103
17、超音速生活.....	108
18、这指挥棒真灵.....	113

19、巫婆的鬼把戏·····	119
20、方玉莲被诱算命·····	127
21、庙祝解诗·····	135
22、红色梦幻·····	141
23、曹老板的如意算盘·····	151
24、范先制毒·····	165
25、副县长坐进被告席·····	173
26、“乔太守”计点鸳鸯簿·····	181
27、有否责任·····	189
28、房雨帘后悔·····	195
29、曹成章蠢蠢欲动·····	200
30、书记被村民围困·····	207
31、夜奔谷海·····	213
32、露 馅·····	219
33、买刺客杀人·····	225
34、曹老板示众·····	230

第一章 落成庆典

一、巨龙遨游

一艘崭新的乳白色客轮载满游客在谷海水库航行，嘹亮的汽笛声响彻一方天际，赶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各种飞禽和山兽，它们也许承认是战斗胜利的号角，又可能说它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怪物。它所过之处，身后的水域劈成了一条长长的大水槽，犹如神话里一条庞大的白龙在此遨游……

这里地处东南沿海腹地，是连绵起伏的大北山与峰峦叠嶂的苍南山之间。原是一条百里河谷的溪流，它既是哺育百万人的母亲河，又是祸害百万人的凶煞神。多少年来，曾几何时，皆有悲欢离合和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溪流中有个地段叫“谷海”，相传以一汪终年不枯的长潭而得名。附近人给它形象如海，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们祈祷它有真龙显圣，保佑一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然而，年复一年，仍是老样。改革开放后，人们有雄心在此修建一座大型水库。历经二十余年才实现了这个理想工程，使昔日的荒山野岭、沙石裸露的山涧河谷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碧波浩渺的谷海。

游客们通过船窗把耸翠的山色和粼粼的水光收进自己的眼帘，深感这大自然的风光就是人间天堂，而也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的造化，上天是不会赏赐你们的！赏

老人秦世武立在船头甲板上，逆风吹飘了他的灰白色胡子。他眯着两眼，浏览两岸山色，有时还手搭凉篷瞧个仔细，显得自豪而感慨。船到一个调向处，他扯一把身边的一位胖肚皮的人说：“褚书记哪，现在船底下就是我们原先的村庄哪！嘿！村名也叫‘谷

海’呢！”

老人说了这话后，随手捋着自己的胡子，他以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瞅一眼褚书记。这表情表明了他有感慨万千之意，而这位褚书记倒有点无动于衷。他只是“啊……”了一声，没有什么明显反响。

其实，这位褚书记的心情不很平静，他没有忘记那天省委组织部梁宏部长找他的谈话。梁宏说：“褚禄忠同志，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啊……”梁宏盯他一眼，知道他还有意见没有出口，便追问道：“禄忠同志，我听得你的意思，你能把意见说出来，如果意见比组织决定高明，而组织又不能按照你的意见收回这个决定，把你的意见保留下来，今后可以用在别的同志身上，这就是你对组织有很大的贡献了。”

“贡献？”褚禄忠感到“贡献”这个词太可笑了，他苦笑一声说：“得了，梁部长，封建王朝的圣旨有现代的组织决定取代了，我还有啥说的呢！”

“禄忠同志，你咋能用这个比喻呢？”

“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尽恰当！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在组织面前不能隐私，必须如实反映实情的教导’，我有这么想，就有这么说。”

梁宏听了这话后，来了“180度的转弯”，他给褚禄忠肩上一拍说：“好好好！禄忠同志，我代表组织，祝愿你任职后有新的起色！”

他记得向梁宏道别后，内心泛过一阵埋怨情绪：“他以为组织部太不理解他，市长助理这顶乌纱帽是你组织部给我戴上的，我认为你（组织部）准给我当个副市长才给我过渡一下这个‘助理’的位置，虽然还不是正正式式的‘地一级’，总应该说是跨进地一级

的大门了；我又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你突然让我倒回几年前的老职务，我有啥好心情吗？

“再说，这个县为了建造谷海水库，在市水利工作会议上我褚禄忠曾经说过许多的‘不同意’，如今他们水库建成了，这分明是我褚禄忠先前说的话是戳脚的！是倒楣的！今天，又偏偏要我到这个县去当书记，岂不是让我去站到这个县老百姓面前括自己的耳光吗？”

他感到非常懊恼，他把市、县两个位置比作月球和地球，从地球飞到月球谈何容易？。前些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坐进“宇宙飞船”，捞到了一个“市长助理”的美名，岂知这个美名又是“短命”的！他越想越懊恼，把十天的调动假期膨胀到二十天，再加上一个体格检查的名目，足足游了一个月后才勉强去县委报到。

报到那天，县里正在研究水库落成典礼的具体工作。主持日常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长程庚见新任的县委书记到来连忙离座出迎，他学着江湖上的礼仪，两手一抱拳，说：“哟！同志们！咱们当家的——褚禄忠书记来到了，欢迎！欢迎！”

褚禄忠虽然捎着一肚子的懊恼来上任，在这些场合上他又会有能量应付的。他也学程庚一样，抱起拳来笑着说：“都是老熟悉，随便一点吧！”

“噢——”程庚满有主导地说，“褚书记哪！俗话说‘人熟礼不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按理说，你应该事先有个招呼，让我们做一做迎接准备……对对对！褚书记哪，你在效仿早朝的按院大人私访吧！”

褚禄忠听程庚这样说，尽感不是味。但他还是用趣话来应酬：“好我的程县长！你是说大书吧？来！请大家都坐下！不要为我这个小小的‘七品’耽误了整个工作。这样吧！程县长，你原先咋说

就咋说，继续下去；我新来晚到，毫无头绪，先听听！”

褚禄忠这样一说，自然而然占上一点主动的氛围。

程庚觉得他只能这样说几句。他连忙问：“褚书记，你的行李？”

“我啥都没带，我想……”

“这样吧，小刘，你挂个电话给事务局，叫陶局长亲自去宾馆让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间。”

小刘拔腿就走，程庚又喊住：“小刘哪！你告诉陶局长，十一点前一定要准备好，褚书记他要去休息的！”

他接着说：“这样吧，关于主席台的座位问题，我先提出方案，供各位参考，有不同见解的，提出来再议再定。下面，我把名单念下去：第一、国家水利部范云山副部长；第二、省水利厅肖仁忠厅长；第三、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蔡黛；第四、原本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章文超；第五、原本县县长现任省交通厅副厅长张远新；第六、市委常委、市长沈森；第七、市水利局局长龚琳；第八、本县原水电局局长秦世武……”以上共18位。大家考虑一下，名次这样排妥不妥？人数有没有增补或裁减？

“我说说！”常务副县长郑林水有点沉不住气似的，“我看在座的县委和县府领导应该多考虑几位，因为工作还是须要在职的人，此外，典型的群众代表应该排上几位，因为这个工程的难度，在筹备工作中，第一是捐资，第二是移民。这两方面的先进典型，说句实话，他们说一句促进的话，能抵上我们几十句乃至几百句；他们能解囊资助，对全县人民启发力很大，说到这里，我要不客气地说一句，老局长秦世武的位置摆得太高，因为他早就离休了。”

“是啊！”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吴汝贤很同意郑林水的看法，他补充说，“我看啥难事都离不开‘六大班’的领导，除了县委和县府，人大、政协、武装、纪委，这4把交椅也要排上。刚才我看过名

单，其中有原谷海村村委会主任方汝正的名字，我看不必要吧！？再讲，他还不是党员哩！”

程庚见大家不再说了，便加紧插话：“各位提出来的意见比较中肯，值得思考，我已经算过人数，总人数已有四十三位，而台上的前排是廿一座，中排是十一座，后排是七座，合计三十九座，超额四座。”

“看！”吴汝贤给郑林水手腕一触，轻轻地说，“不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四把交椅’？”

郑林水侧过脑袋，给他一盯，也轻轻地说：“高见！高见！”

“各位！请静静！”褚禄忠开口了，“我有个请求，请求各位把我褚禄忠的名字拿了！”

褚禄忠说出这句话，惹得在座人惊奇起来，几乎所有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并不局促，他缓缓地说：“主席台上就座的同志，都是对这座大工程有贡献的人，我褚禄忠还刚刚来到，毫无贡献，怎么能与有功人并驾齐驱呢？我只能一句话，要求大家去了我的名字。”

“这……”程庚似乎更惊奇，他站立起来说，“褚书记，这个节目还没有轮到你就抢先揭开了——就是这台戏的主角问题——我的意见还是要你的！你倒抢先提出一个破天荒的笑话来，大家能允许……不！我说错了，这是神圣的职责，谁也不能代替！”

“哎——”褚禄忠也站起来，“郑庚同志，请你不要脱离实际，更不要……我不说什么形式主义，前任书记走了以后，时间虽然不长，你已经在行使书记职权了，既是党又是政府，说起政府，你已经是三年多的县长了，大量的工作是你做的，而且有一定的第一手工作过程，无论是职责、职位、功劳都应首位，因为这是向全县五十万人民的回报。你说说，一个没有沾边的、手头毫无实际过程的外行汉能说出实实在在的内心话吗？我看，程庚同志，这个

主角由你来唱是不可思议的！”

程庚觉得褚禄忠这番话，从理论到实际，是符合逻辑的，只因他是第一把手，他认为不但是礼节性的推让，而且还是组织原则问题。他特别注意“专权”二字。他本想亮一亮这句内心话，他忽然想到一句非常圆骨的话：“褚书记，请你再听我说一句好吗？”

“好！但我有个要求——决不能再提要我唱主角的事！”

程庚一阵呆，笑着说：“褚书记，我终于被你的理论征服了，我也是一句话：恭敬不如从命，就我唱！不过，你一定要说几句，勉励勉励大家。”

在座人投过来的目光也是充满赞同和诚意的。

会议决定：凡是在主席台就座的人员散会后立即到台后上车前往赤山埠上轮船，并在船内就餐。

讨论到代表发言的问题，又有一番争论。主要焦点在发言时间的长短。程庚说：“要控制时间，唯一的办法必须有发言稿。”

“对！”褚禄忠似乎有激动，“这是起码的条件！有关庆贺生的大会，不过是造造声势而已，场面可以扩大壮观，内容必须简扼要，切不可冗长，往往都是被唠叨话讲长而拖延了时间。”

“对！褚书记，我们已经注意到！同志们！时间正好11点，！午休会，下午大家要准时到会。”他回头对秘书小刘说：“小刘，叫小车班给褚书记送去！”

“程县长，我已经联系好，车在大门口等候了！”小刘说。

二、气愤上台

五月，河谷小溪两岸的小麦普遍变成了黄鳊一样的颜色，嫩绿的秧苗无规则的一块块分布在黄鳊色麦田间。犹如镶嵌在姜黄色地毯上碧绿的晶莹宝石片。阵阵的东风拍打着千千万万而无法计数的麦穗，它摆动得既像频频点头，又像惋惋招手，仿佛向嫩绿而袅袅摇动的秧苗告别：“来吧！我们已经面临叶落归根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一走，你们就可以驻进来；我们没有带走什么，带走的全是本身的一切，我把土壤、水份、气候……全部留给你们，有志气地长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你准备走吧！”秧苗迅速回话，“我一定承诺这个历史的使命。我们已有新的认识：是自然送走你们，也是自然迎接我们，我们也将会有被送走的日子！”

麦田边陲便是连绵、巍峨的高山。山上的林木和柴禾是闹丛丛的，绝大部分是新枝新叶，它充分展示出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年代，它们的枝叶随风招展和摆动，仿佛告诉客人：碧绿的库水能照出我们的群影，溢洪而出的水声能伴奏我有史以来无声的有声，我们已经是人间的仙境喽！这个崭新的世界终于被你们这一代人造出来了。

开阔而狭长的沙石滩西部尽头处便是巍峨宏大的水库大坝，在设计师巧妙的设计下，由神话里的观音菩萨从某处搬来一块巨大的闸门闸住了这条溪水，而且闸得点滴不漏，让这段几十里的溪道变成了碧波荡漾、水光粼粼、深不见底的大江。

沙石滩东端便是庆典大会会场。典礼台用钢管和木板搭成，台面宽30米、深10米、高1.5米；台棚全用汽车蓬布遮盖，台的四周还有多根钢丝拉线，足能抗风顶雨。台顶前檐下悬挂着一幅大红布横额，额上有“谷海水库落成庆典”米筛大的宋体大字。台后有不同

颜色的许多长条幅贺词让大汽球凌空悬挂。一群群山雀在周围飞翔，似乎在与汽球比美。

大会宣布开始了，会场入口处还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几十亩大的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一辆迟到的黑色轿车，被人流挡住了车道，还是全场民警全力以赴才驶进来宾停车场。

台下的与会者有的席地坐，有的自带板凳坐，但也有不少人立着不坐。秦世武见主席台名单没有自己的份，他抢过老伴的小板凳往台上走。他老伴问：“你往哪坐？”

“台上！”

“你……”

“我咋啦？我陪不起他？”

“看你说的！”老伴知道他的脾气，不敢阻拦他。

程庚见他捎着板凳上台，不问便知道几分意思了。但他又觉得在众多客人面前不好意思出这个洋相。他走到他身边说：“老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可这是县委和县府集体的决定，请你谅解我吧！”

“要我谅解什么？”

“客人这样多，你捎着板凳坐台上不大好看呀！”

“好看？”他把板凳往台板上重重一击，大声说，“我要好看干么？有困难，把我秦世武顶出去；有荣誉，你们千方百计自己占着！今天，我不但要坐一会，还要作一会报告咧！”

此刻，就是难为了程庚，因为他是同情他的，只因集体决定不肯让这位老同志坐，他只好违背自己的心愿劝告他离开，而秦世武也知道程庚的心情，他认为给程庚的难度是短暂的，这是打程庚的屁股印褚禄忠的脸。而且一定会有人出来打这个圆场的。

果然如此！常务副县长郑林水和市长沈森俩过来了。

沈森对秦世武是老熟悉，并知道他的目的，他二话不说，拉着

他的手向自己的座位靠，说：“老同志，礼缺可以补嘛！来，咱们并排坐吧！”

“不！沈市长，我要坐自己的凳，这条凳是我自己流过汗水、亲手制作的！”

“啊？啊？”沈森哈哈大笑道：“对！你说得对！挺有意思！哎，老同志，那么今天我没有带凳来唷！”

“你这是哪里话？你是客人嘛！”

“好好好！不管是主是客，坐下吧！”

郑林水还不肯放过秦世武，他立到他的背后，在他肩上轻轻一拍，说：“老局长，就算我们做错了工作，你也不能为难程县长啊！”

秦世武呼地站立起来，喝道：“你不要再说好不好？程县长是理解我的，不理解的就是你！”

沈森连忙按住秦世武，又推着郑林水，意思是让秦世武坐在这里算了。

郑林水碰壁了，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坐位。

会议不到两个钟头，发言的人就快完了。他不等程庚点名，抢先给沈森一个招呼：“沈市长，我要去说几句。”沈森说：“好！我恭听！”

他立起身来的时候，现任的水电局长秦雄正讲完话。他连忙对着程庚说：“县长！我来说几句！”

程庚微微一笑说：“好！老同志！”他给沈森一瞄眼，接着说：“下面是我县原水电局长、离休干部秦世武老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一阵掌声后，他说：“乡亲们！我要说的是一个‘管’字。我认为管业比创业难几倍。对于创业，只要有机会、有信心、有决心，都会创办起来。事业办成了，必须讲究效益。要有创新的精神

来管理，千万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拿效益。就我们这座水库来说，也是离不开机会和决心才办起来的。现在，是应该考虑管理的问题。管得好，全县人有享受，人人都会拥护；管不好，人有情，水无情，水利反会变水害，就是老百姓劳民伤财。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说几句：建议领导着眼社会效益，别让贪图私利的人投机钻营！我的话讲完了！”

台下、台上又是一阵掌声。散会时，他向台前走，沈森一把拉住他说：“别走！我们一起去上轮船，浏览浏览两岸的山色。”

“我不走，我向老伴取饭盒哩！”

“饭盒干么？”

“我有冷饭带着呢。”

“船里已经给我们备上饭了。”

“不！有你的没有我的！再说，我也不高兴吃这饭，反正我习惯了。”

“哎哟！老同志，你这何必呢？别带吧？！”

“不行！我有个誓言：闭眼时决不拖欠一分钱！”

“哟！难得，难得！”

三、戏弄一班人

秦世武仍旧立在船头甲板上想得出神，他觉得在一个钟头前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好像与山尖上的灰白色浮云一样，使人看不出哪一山高哪一山低。他心里泛过一阵幻想：我秦世武要是有移山倒海和呼风唤雨的法术，我永远不允许他妈的这些迷茫不清、来去无踪的迷迷糊糊的云雾罩着那高高挺立的山峰；长在山峰上的青松和翠柏，它们见过多少阵风霜雨雪？它们见过多少次迷茫的云雾？但它们仍然挺立着。有人曾经这样评估：高山上的树木就是因为经受过无数的风霜雨雪而长得很慢，密密的树节和短缩的树禾是它长慢的见证，这是它的短处，它的生命力，有山岙里同类的长处，而没有它的短处。他感到见过许多山岙里的树木，树节长而直，树禾大而嫩，显得苗条青翠，很有观赏价值，一旦刮起暴风雨来，它便会产生灭顶之灾就在倾刻之间的预感。

他忽然发现身边的褚禄忠走了，他才想起吃饭的事。他连忙解开挎包，掏出饭盒，就坐在甲板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当他吃到半盒饭时，他发现船不动了，他以为出了什么事而停船，他便大喊开船。这时，他忽然发现从后舱奔出郑林水和褚禄忠，又大声喊他：

“老局长，快！沈市长他们等得急呢！”

郑、褚两人在秦世武的心目中是最讨厌的人，所以没好气地回答：“等我干么？”。

“吃饭呀！”

“我有饭！”

“你是冷饭，到里面吃热的吧！”

“我不要！”

“哎唷！老局长，你是怎么啦？一定要去！”

褚禄忠最后一句好像给他火上加油，他更没好气色：“你俩别

再逼好不好？你敢再逼我就跳水！”

“跳水？干么开这个玩笑？”褚禄忠全以为他是开玩笑。郑林水有点害怕他发脾气，连忙说：“好好好！随你的便，到头来别说我没有请你。”说着，拉褚禄忠一把，“走吧！”

他把吃剩的冷饭装回挎包，解开了褂衫，取下几乎发黑的草帽摇晃起来取凉，但还感到闷热。他想只有开船才会解除这闷热，他一忽儿起来往老大舱窜，欲想找到大副，催开船，可是舱门关着，他只好嗔怪一句：“都吃OK去了！”他缓缓地走回原处，他忽然想起一个令人心寒的行动，他“嘿嘿嘿”地一笑，“我偏让你们吃不安稳！”说着，扑咚一声跳下水。

在水潭里生活，村里人老少都知道，泡他三天三夜他还会跟着鱼儿窜。下了水后，他会不见浪花潜在水下走出几里远。这是他从小在谷海潭里炼出来的功夫，当年与国民党自卫队作战在这潭里周旋过几次，自卫队的人都是像敲小钹一样眨着两眼灰溜溜地退回。眼下，他要出当年的本领，悄悄地离开船位，朝赤山埠方向潜过去

.....

船上餐厅里正在举杯祝贺，忽然乱纷纷起来，还有人连连大喊“救人啊救人啊”。

“是谁下水？”

“秦世武哪！”

“他……快快快！”

“褚禄忠！”沈森惊奇地撒下酒杯，“刚才你去叫他来吃饭么！”

“是！”他铁青着脸，“刚才是好好的！”

“不！”郑林水接话，“他刚才曾说‘你敢再请（逼）我就跳水！’”

“啊？这是啥意思？莫非……这样吧，赶快叫人打捞！快！越

快越好！”

一百多人全部散出餐厅立在周围甲板上，他们的脑际里几乎全是“这是为什么呢？”，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褚禄忠忽然大喊：

“同志们，你们谁有好水性的赶快下水打捞！”他一连喊了两三句，都没有人接应。

褚禄忠跻到沈森跟前，颤抖着说：“沈市长，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这件事！要是救不上来，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了。”

沈森吸了一大口烟，喷薄而出，果断地说：“事到如此，你也不必害怕，但还要积极应付——轮船一靠岸，就抓紧发动当地农民，以高报酬请强水性的人下水打捞，并立即组织持丧领导小组，你自己亲自担任组长，一切开支由县民政报销。但是，这件事决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是！”褚禄忠的脸色稍有灰复，“沈市长，今天幸亏你在场，否则，我和程庚俩，包括郑林水同志，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不会吧！禄忠同志，作为一个县的首脑，辣手事多着啊！”

“这也是！”

褚禄忠和郑林水岔开两脚立在舱道出口边沿，盯着码头驳船，大有抢先登岸之势。汽笛三响之后，褚禄忠对身边的郑林水说：

“老郑，看来这老头子（秦世武）是死定了！要是张扬出去，影响够坏的！”

“怕什么？有你挡着，我啥都不怕！”

“瞧你说的，我能把老百姓的嘴巴封起来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死人是经常的事；不经常的是我们在船里用餐，而死者又偏偏没有用餐，难免老百姓会说我们瞧不起他忍不住气跳水自杀。”

“这……不会有哪么严重吧！哎！褚书记，有你在场，我啥都不怕。”